

崇州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陸游祠

崇州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崇州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编委会

顾问	张春生	张志新			
主编	肖岩				
编委	曹明理	杨明春	倪志云		
撰稿人	肖岩	蒋建	曹明理	杨明春	陈柏青
	张伯龄	施权新	柳永明	段裕民	张德明
	柯华	傅安	向新才	叶荫根	任少平
	王明渊	王汝诚	俞安国	马世勋	罗启昌

目 录

血案揭密

- 我参加的徐楚杀黄家始末 萧昌炽(1)
- “元通血案”见闻录 何彦君(7)
- 徐楚除霸记 《元通乡志》编写组(17)

史海钩沉

- 陆游在蜀州 傅德岷(24)
- “解元”何明礼轶话 肖 岩(30)
- “朱氏街”考析 杨明春(41)
- 青岗墩考古调查纪要 施权新(45)
- 崇州杨遇春家族 杨正苞 杨伯彬(48)

人物春秋

- 运交华盖欲何求 俞安国(52)
- 李福金三绘《崇庆县志》常璩像 张伯龄(73)
- 名扬川西的铁匠杨福安 杨建洲(76)
- 献身南疆铁路建设的两位崇州战士 蒋 建(79)
- 乡间里走出的将军——谢久树 曹明理(83)

沧桑揽云

民国时期崇庆四大集镇商贸概况	陈柏青(86)
古镇怀远轶事二则	马世勋(90)
民国天旱求雨趣事	叶荫根(96)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崇州籍志愿军战士	沈明臣(98)
“文革”中的县文艺宣传队	柯 华(115)
财贸职工技术比武大会纪实	向新才(125)
崇州酿造业兴衰录	段国治(130)
琐史触今(二则)	王明渊(137)

校园回眸

温江专区工业学校	张德明 宋绍东(141)
民师训练班	段裕民(149)
西山农民政治夜校	傅 安(152)
难忘的怀中岁月(之一)	曹明理(157)

蜀画风韵

双楠·诗碑·大明寺	寒山石(164)
旅加诗简	王振华(168)

我参加的徐楚杀黄家始末

萧昌炽

我是在崇庆县元通场小学毕业后刚上初中时的假期里参加本场由徐楚所主持的同善社迷信组织的，那时我还是仅 12 岁的一个孩子，从徐楚那里学得了坐功；据说通过坐功可以成仙成佛。徐楚系同善社的一位有职衔地位，负责点道和组织工作，在社里徐楚经常以“蒋介石的江山不久长，真明人君已经出现，将来的天下，是明朝的。”以及“人事太坏，恶人诛尽，天下才得太平”，同时还说“天机一动，各地都要起事”等话来进行宣传、鼓励社友们勤习坐功，以待起事。至于枪炮并不可怕，只要天机一动，据说是打不起我们的，甚至说飞机一指都要掉下来，就这样企图推翻当时反动政权，准备进行暴动。

在这段时间里，徐楚一方面在本场孔铁匠处订制各类刀枪剑戟之类的原始武器，另一方面又不时往来于西康省属名山、雅安、汉源、荣经、天全等县之间，因为那里也有同善社组织之故。我感于徐楚的话，随时渴望着“天机”的到来。

当我 13 岁多的那一年，即 1939 年阴历三月初三的午后，徐楚终于带着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王汝恕（也是参加了同善社的）到崇庆初中来约我，告诉我说“天机已动，明天一道回元起事”，并且说其它各地都会响应的。当晚，便同他们在县里上南街王道尊家里住宿，同时会见了曾经以拳术著称的竹谓

川以及另一位名山县人(俱系同善社的)。徐楚在王家布置这次暴动时说:“决定进攻乡公所,杀乡长黄光华及其整个家属,总之见他们的人就杀,因为黄家是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必须从此开刀,至于到场起事人员早已布置停当。”初四日早晨我便回元通场去了,为了严守秘密,连我的父母亲我都没有告诉他们,继而徐楚和竹谓川亦陆续回元。

当天是赶集的日子,街上人很多,徐楚叫我跟随竹谓川在茶馆里等着。11点钟左右竹谓川叫我去探望徐楚、陈仲文的动静,当我走向街上时,乃见到徐楚和陈仲文正走向关帝庙黄光华的办公住所去了,我知道已开始起事了。我很兴奋地把刀亮出来跟回茶馆,以便跟竹谓川一同干事,但是到茶馆已经不见竹谓川了。我只得又跑在街上同其他拿起刀剑的的起事者们一道在场摇旗呐喊,向赶集的广大群众说“希望你们不要乱,各安生业,我们今天来替你们杀掉黄姓土皇帝,凡是不当兵不纳粮不上税的跟倒我们来吧!”这时遥闻黄润生(黄光华的三叔、伪团防局长)家里响了几枪,旋即见到徐楚、陈仲文、王汝恕以及一些外地社友们等从黄润生家里举着血淋淋的刀出来了。他们马上又朝着黄光华的私宅方向奔去,这当然就是去杀黄光华的家属。等到他们转来时,大家乃集中全力会攻黄润余(伪旅长、系黄光华的大伯,解放后已镇压)的住宅,大门紧紧地关着,但是我们人多力量大,终于把它掀开了,乃一齐拥入,但没有找到黄润余。仓忙中,只有把他家里的东西陈设打烂,以泄愤怒,然后离开黄润余家,重新回到街上,向湖广馆伪乡公所进攻。在走向三倒拐街时,曾一度遭到少数乡丁们的零星步枪反击,起事者们高喊“枪打不死,炮打不死”,奋勇前冲,就这样把乡丁们吓跑了,及到乡公所见门

已紧闭，人影都没有一个，这时已是午后将近五点钟的时候，场上赶集的群众早已星散，于是徐楚乃带着起事队伍向灌县青城山扬长而去，后面也不敢来追。

当晚准备以天师洞为住宿地，途经离元通场二十华里的灌县所属太平场时，因为大家都还带着武器，所以当出场口不远之处，后面忽然有乡丁们高喊“干什么的？站住！”我们大家都回说是朝山去的，但是他们却要我们派代表转去面谈，我们置之不理，后面乃开枪威胁，企图阻止进山，子弹呼呼地飞向人们的左右。这时徐楚叫大家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乱跑，于是在若无其事的行进中，终于迷惑了后面的乡丁们，同时也许是怕我们人多吧，结果也就不再追击了。将近黄昏时队伍入山，正值蒙蒙细雨，到天师洞已经天黑了，因为洞门高锁，喊也喊不开，不得已只有找一位老乡请他给我们带路，向天师洞右侧方绕道前进，攀岩越岭，异常劳倦，中途有的人在上清宫便停下来了，而我却一直跟着徐楚走到王婆岩。这时夜已深了，剩下不过二十余人，在急忙中，迷失了徐楚的人影，于是群龙无首，乃纷纷结伴零星作逃散之想，而我乃偕同本场任碗匠到破庙暂息，以待天亮逃奔老山林里。就这样又饥又累地睡到天亮，我二人一同起来正向想向目标前进。

刚刚走到一个桥头，便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人逮捕了，把我二人送到山上一所类似办公的房子捆着，见到先前已经逮捕了十余人在这里了，都系外地社友们。大约耽搁两小时的光景，乃将我们这批同难者一齐重新捆着送下山去，中途又把我们交由拿手枪的几位便衣队转送灌县中兴场，旋即又于当天中午把我们押送太平场区公所。到区公所时，我又见到约十余人已关在那里了，包括陈仲文、王汝恕和陈老么及一些不

认识的外地社友们,据说他们都是在上清宫被捕的,我们大家就这样一道关挤在禁闭室里。初七日是一个最难忘的恐惧日子,因为我发现居然有元通场黄家的走狗在室外探视着我们,事后才知道,这是黄光华的堂兄黄光辉(伪团长,解放后川西暴乱匪首,已镇压)带着人来要求把我们这批人交给他带回崇庆县,当然企图趁此黑办我们,幸而区长托词婉言拒绝了。其所以拒绝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在我出事后,为了营救我,曾经托人送钱给区长,要他找机会把我放了,当黄光辉来企图劫走我们时已经晚了一步,既然区长受托在前,所以区长会拒绝黄的要求,于是为了挽救我一人的生命而在客观上却很幸运地挽救了同难者的生命。

初八日,区所乃将我们解往灌县县府,分别幽禁在大监和看守所两处,我是关在大监里的,当时反动政府加我们以教匪罪名,由绥靖公署派黄军法官(不详其名字)到灌县审讯。在审讯中有的受到酷刑,陈仲文就是其中之一。我在法堂上,一则因为太平场时曾听倒过我家被抄的传说,十分悲愤,再则不忍听倒同难者受刑呻吟之声,同时也一向对黄家的横行霸道有所不满,因此,当审问我时,我的态度表现得极为强硬。我说:“大路不平旁人铲,像黄家这样一贯横行霸道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死有应得的。”伪法官问我“是谁叫你参加的?”我说“是徐楚亲自到学校约我的”,又问“当天约你后,在那里住宿?”我说“在县里旅馆歇”,伪法官继而威胁我说“你不怕枪毙吗?”我说“既然敢于参加,好汉做事好汉当,何惧之有?”就这样结束了对我的审问,但也因而加严了狱里对我的看管,我身受着脚镣手铐的折磨,一直到审判之后才取掉。

记得宣判的前一日,管狱员忽然做起一副伪善的面孔向

我们说：“你们关久了，今天给你们打一次牙祭。”次日早晨忽听提人之声，假称“徐楚已经被捕，要提一部份人回崇庆县对质。”于是在大监中当场把陈仲文、任碗匠和另一位陈某（西康人）三人带走，同时听说在看守所还带走了七人（都系西康人）共十人，刚走之后，管狱员才明白地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判处死刑的，今天解到元通场枪毙”。同难者听说都非常沉痛，相对无言。当日伪政府把其余的人一一宣判，我因尚未达法定年龄，判处感化教育两年，王汝恕被判13年徒刑，此外，10年、8年、5年不等。经过宣判后不久，灌县政府乃分别把我们解回原籍监禁。

我最初被关在崇庆县大监，继而因县里管狱员与我父亲颇有私谊，因而把我单独转到看守所，以便与曾任什邡县区长的安子固（因贪污被判13年徒刑）住在一起，向他学习中国文学。自从回县以后，始知父亲在我出事后，怎样托人在太平场营救我的经过，以及黄鳌（伪司令官，后任伪立法委员，解放后已镇压）对我怀恨到曾经向伪专员王思忠跪着要求枪毙我的情况。据父亲告诉我说，因为我的口供太硬，要不是未到法定年龄，恐怕亦将爱莫能助了。1940年6月当我还未出狱之时，我的父亲在上古寺避暑，竟被黄家派人暗杀了，当时迫于恶势力的压迫，真是含冤莫白，如之奈何！

以上就是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简述出来，其中有几点附带说明如下：

1、当时灌县县长记不清是那一个了，这是不难查出的，至于崇庆县县长是郝墨庄，此人现在成都。

2、实际领导和全面组织这次事件的是徐楚，原系廿四军刘文辉部属的一位退休营长，1939年他年约四十许，假如还

健在的话,可以查询,以便更能全面了解。

3、参加这次事件的确切人数,我不知道,但就我所见,大约将近百人左右,就被捕的人中以西康省籍者占绝对多数,他们的身份,有学生、商人、教师及一些劳动者,至于我场被捕的同难者连我在内共计6人,其中陈仲文原系廿四军退役连长,任碗匠系劳动工人,还有一个农民(名字记不起了,因为他宣判释放了,其实他还是同善社的),此外陈老么系雇工,是跟倒我们走被捕的,也释放了。王汝恕系地主家庭出身,是学生成份。

4、在灌县判处死刑的是10人,但实际被判死刑的是11人,因为还有一个在当天起事之后,因受伤不能走动而在场上逮捕的,也被崇庆县府判了死刑,他们11人都是同日在元通场被反动政府枪杀的。

1959年5月9日写

“元通血案”见闻录

何彦君

1939年，农历三月初三，早饭后，黄光华（元通乡联保主任）命其当差何成请我到他家一趟，我去了。进得书房，但见黄光华横躺床上，瞑目仰向，用手在胯下不住搔着，状甚痛苦（因患肾囊风）。听我进去，他便翻身起床，坐到床沿上，垂头耷脑地把嘴啣几下，阴沉地说：“今天三月三娘娘会，又是娃娃宗林生日，心想杀两只鸡来敬娘娘。唉！都没得血，心头不安逸。”我安慰他说：“你也信这些迷信哟。”大概也是应邀，王绍周（联保处副主任）、龙腾超（民教馆长）二人也来了，这时他说：“来！我们打麻将，张文彬（黄的妻子）一齐来，我们打五车桩。”我因受老师陈建权委托，要查一查正史，看那个瓦岗寨的陈咬金是否确有其人，在打完一圈麻将之后，我借故走了。出来到民教馆（现关帝庙仓库）打开二十一史书架，取出《唐书》，刚翻开书目，便昏昏欲睡，虽一再振作精神，想看下去，但总觉倦怠不堪，只得到馆外，通通空气。刚到馆门一站，被表兄王苍卿瞧见，拉我陪客打牌，输掉大洋几块，心殊不快。

第二天三月初四（逢场），整天有间断微雨。早饭后，民教馆尚未开门，在我催促下，馆员吴屏山把门打开了，当天我还是翻那《唐书》目录，那知又是昨天情况，简直沉闷不堪，我只得放下书本，到外面走动走动。刚好出得内殿小门，就碰上

黄光华。他一见我双手就搭在我肩上,说我昨天驾个尿遁,一去就不来。面对面地把我往后就推说:“走!走!走!”我推说我不安逸,不走,他可不放手,旁边有条矮凳,我顺势一坐,他拉我不起,但说一声:“唉!不要走啊!”就进后殿去了。当黄光华与我面对面时,我见他面部污黯如尘垢一般,感到奇怪(事近迷信,殊不可解,但确系事实,姑并记之)。黄光华进去后,我因睡眠难睁,急需躺觉,便匆匆走出馆外,馆门口逢季惠民医生手持打针器具,正跨进馆门。我埋头下得阶沿,但见过路人三三两两,有的脚登麻窝草鞋,鞋沿红泥斑驳,有的裤脚系上飘带,身跨朝山香囊。面貌均甚陌生,不像本地人。我因忙于回家睡觉,也就无心理会这些了。

到家床上横着一倒,就沉沉睡去,不知多时,突然受到几下猛烈摇动,一惊而醒,我妈站在床前惊惶地说:“黄光华都被人杀了!”问情况,则说是便衣队,我想也许是别动队(当时国民党的特工组织)惩办他。但说是甲长的老汉用刀杀的。那就不对了,那又是什么人呢?猜不着了。这时情况不明,我不敢出街,就躲在家里,不多时,民教馆方向响起一阵枪声,但一下又沉寂了,我渐渐地走到铺面张望,骤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街上人流分开,只见陈仲文、王鹞子提刀剑走在前面,杀气腾腾,带领一群人冲了过来,又冲上正街去了,见此紧张情况,我赶紧退到后楼,以观动静。一会儿忽听传锣,喊家家户户,点香烛,谢皇天。这时我才猜测,这大概是宗教组织干的。大约又过了一两个钟头,场散了,街上平静了。我上得街去,到黄家几个公馆一看,真是血肉横飞,尸骨累累,在腥风血雨中,正有不少人,在那里观看流血的现场。

上述是笔者的亲身经历,下面要述的,则是笔者当时从吴

屏山、刘世昌、翟辉廷、张嫂、李区员和以后从徐建成、徐子成、吴平安等众多当事人在闲谈中得来的实况。

据吴屏山说：“三月初四那天，大约十点钟左右，黄光华到民教馆，端把藤椅在后殿小门口进门处，背门坐着，医生季惠民在旁准备针药为他注射，我正埋头洒水扫地。忽听有人进来，连喊：“黄光华！黄光华！”几声粗厉的声音。黄光华可能下意识地想到，那个敢于如此大胆地侮辱性叫他，因此厉声回应：“哪个！”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徐楚、陈仲文他们，他霍地就要挣起，有人迎面就给他一刀，他一跃而起，用双手向上一挡，左手接在刀口上，早把拇指食指砍来吊起，口中不住地只喊：“有有有话好说嘛！有话好说嘛！”谁管他，前拉后扯往外就拖，看样子要拉到街上砍来示众。但他抵死不走，在小门口就很拖些时间，好容易拖到大殿门口，他倒在地下抵死不走，他们就在颈项上给他几刀，头颅砍下还剩股筋，口哨一响，徐楚，陈仲文等十来个人冲出庙门去了。”

据徐建成、吴平安说：“徐楚、陈仲文他们那天要整的对像主要是黄光华、黄润生两家，要把这两家杀个干净，杀个鸡犬不留。首先是把黄光华杀了，然后分头动手，陈仲文负责杀黄光华一家，徐楚负责杀黄润生一家，约定12点钟准时行动。动手时，先到联保处找黄光华，黄不在，联保处派人帮着找，结果在民教馆找着了。”

黄润生公馆（现元通粮站）在民教馆侧边，据刘世昌（当时哥老会红旗管事）说：“黄润生（曾任崇庆县团练局长）。早得赵子云（哥老会三派）报信说：‘今天街上叶子（江湖话，指小）复杂，不丁对’（不妥当，有问题）。黄润生当即叫赵子云把我叫去问，我说朝山路过的，黄叫我再出去摸一下底，并叫

廖汝成(街子哥老会管事)送我出去,马上把大门杠了。廖汝成把门一掩,我从门里缝挤出,徐楚领人恰于此时赶来,奋力夺门,廖汝成尽力支撑,支撑不住,撒手回头就跑,后面赶上,背上给他几刀,他跑到庙房后面,倒地死去。”

据徐建成听徐楚说,他们那天进黄润生公馆,黄的妻子(黄三太太),听人声闹杂,不知情况,还站到大门上,大声喝叫:“你们要造反了!”他们上前给她两刀,见她身子两晃,打个圈圈,一头栽倒在台阶之下死了。徐楚找到后面,见阴沟之内有衣衫外露,上前一看正是黄润生藏在那里,徐楚狠狠给他几刀,以为当即将他砍死了,其实黄润生挨了几刀后,爬到隔壁郭家竹林内,到晚上才死去的。

又据翟辉廷(黄家豢养狗腿子,事后不久吓死)说:“那天出事时,我在公馆里,身上原带有天津手枪一支,一旦出事心头一慌,身上枪都不晓得扯;赶紧朝团长(黄光辉)房间一钻,见烟铺上还有手枪一支,赶忙抓起,往外就跑。到门帘处,正遇二师兄(年约50余岁,蓄有胡须约三四寸,仿佛法师模样,死后陈尸于关帝庙示众)跨进门来,门帘一闪,他见我劈头就是一刀,我把身子一蹲,左手往上一回,右手就是一梭子,二十发齐放,二师兄顿时倒地。我就趴在门坎上,拔出另一支手枪,连续打了几火,看到那些进来的人一个个往外退走了。我左腕上虽挨一刀,由于二师兄随枪声倒地,因此腕上仅划条口。也因为如此,藏在书房和厨房的教师张正横、黄光辉的妻子张稚卿,及其子女仆役多人,不及发现,得以逃脱。”

黄光辉(曾任团长)这时正在七七茶社(供销社对门)打王会牌,也是赵子云报信,黄光辉出得茶社,就脱去大衣、挤在人群之中,三步两步,走到对门,将大衣往其药铺(名恒泰昌,

现供销社)一摔,转身向杀猪巷逃走,躲到余仲彬家下(现经营站)得脱。

黄光华公馆(现医院)地处元通下场,庭宇阴森,门深似海,那天陈仲文领人去时,大门照常是关闭着的。他们喊门,黄光华表弟徐文秋出来开门,就被砍死于大门之内。狼狗跑出,咆哮扑人,也被砍死于甬道之上。使女红云在二道门口碰上,也被杀了。黄光华两个儿子胖胖的,才几岁,正在天坝里玩耍,被贼来跪倒,一刀一个,都砍死了。黄光华的母亲黄二太太,在佛堂念经,当砍她时,她用手遮拦,露出手上念珠,他们念她已经改恶向善饶恕了她,但额头砍的那刀,可也不轻。黄光华另一个儿子宗尧和一个女儿黄老八,则由张嫂、谢嫂两个奶妈各抱一个,躲在小房床下得脱。黄光华的妻子张文彬正在梳妆,一见杀来慌忙逃跑,刚出寝室头上就挨一刀,头发砍掉大半,一个跤子,高跟鞋绊掉一只,她不顾死活,拼命向后门逃走,到后门,门不及开,就绕檐柱而走,后面追上,死于一阵乱刀之下。

黄润馥公馆在正街上,据徐建成、吴平安说:“徐楚他们说过,黄润馥虽然平素自高自大作恶不多,捉住也不必杀他。因此那天冲进黄润馥公馆,黄润馥跳楼逃走,其家人也纷纷走后门逃出,他们都未加追赶,只是冲进屋内,把所有门窗户壁、家具陈设,打个粉碎,吐吐恶气,也就算了。当时,室内有枪,有人要取,徐楚不准,说:什么也不要他们的。”

黄润馥公馆门口就是新光茶社,徐楚就站在茶桌上,当众讲演,他喊大家不要害怕,不关你们的事。我叫徐楚,我们杀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民除害,今天我们把黄家杀了,大家要点起香烛,谢天,谢地!同时,喊打更匠通街传锣,喊家家

户户，点起香烛谢皇天。一时都在谢天谢地，特别是中场上的唐兴斋（做川芎生意下河商人），郭青山，周洪顺（小商贩）等人，磕头礼拜的更加恭敬。

这下，惊动了联保处，队长王叔乔，副主任王绍周，带领几个队丁，赶到湖广馆（现人民会场）口子，向新光茶社开枪轰击。据吴平安说：“那时我提把刀正站在茶馆对门阶沿上，枪一响，看倒茶馆门口一人倒下。有个胡子老汉矮胖胖的、吊角眼睛，身上溅满鲜血，看样子是才杀过人的（听说名叫孙西周，富宁人）。一听枪响，就从茶馆内跳着出来，舞动手中宝剑，口中直念：‘打不吭！打不起！’‘打不吭！打不起！’一冲上前，大家跟在他后面，像潮水一样冲向湖广馆去。这时，在湖广馆的王绍周一见冲来，带几个人，打从菸市巷过板板桥跑了。王叔乔逃跑不及，把枪一丢，躲进王中和纸店，窜进王二嫂的卧室，将房门紧闭，后面赶来抓人，王二嫂死死挡住，说是自己卧室不让进去，追来的人也就罢了，因此王叔乔逃得活命。”

这时，设于广东馆的区公所（现镇小学）也当街设了路障，李区员带队关着大门守在那里，当徐楚等人领队通过时，他们从门缝里开枪射击。也是那个胡子老汉，高喊：“打不吭，打不起！”冲了过去，李区员和众队丁都吓得翻墙逃走。

据吴平安说：“那天参加杀黄家的人，大约有七八十个，大多数是扎墙子的，真正冲进公馆杀人的只有一二十个。杀了人后，大家还扛起关刀矛子，来回地在街上游行，并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不一会儿，街上打起了枪，并放倒了人，陈仲文包在杨二黄等饭店的午饭都来不及吃，就赶紧伙起走了。走到上场大桥，桥那边又在打枪，我们就走青

龙,安龙这条路,出场口到尹家碾时,街上打倒的那个人(姚模川化名杨楷,雅安姚桥人,任姚桥小学校校长)腿杆打断,实在拖不起走,就将他藏于路旁碉堡之内(当天被土匪杨天华查获,后被处死)。傍晚走到太平场场口。听得上方在打枪,跟着太平场团队赶了上来,向我们靠拢,徐楚向团队喊话说:‘弟兄们,两不照。’团队也就停下没有过来,陈仲文主张派人向太平场方向交涉,徐楚说:‘去不得,去就要挨事。’即刻从桥楼子地方倒拐,沿场背后朝青城山走,这天整天都下着毛毛雨。这时,天黑了,路看不清,团队又紧紧地跟在后面,不时又在打枪,在黑地里,我们只有顺着山坡往上摸。我一跤跌倒在桥下,徐楚将我扶起,赶快又走。怀远盐贩陈×肩上挨一枪,子弹打在里面,徐楚只说一声:‘明天再取吧!’只顾着往前走。后来,大家走散了,这时我们一路的,就只有徐楚、徐建成、徐子成和我几个了。好在路上遇着一个‘端公’(搞驱鬼的迷信职业的人)烧钱散场回家,提个“气死风”灯笼。徐楚出钱请他,给我们引路才翻到后山,徐楚说朝横山岗走,我们那边有人。翻过王婆岩休息一阵,我和徐建成坐在这边烧(抽)烟,初还听见徐楚在那边说话,可一下子却没有声气,徐楚不见了。第二天早饭后团队搜山,我和徐建成在搜山前早一刻下山得以逃脱。”

太平场团队配合地方保甲于当天夜晚和第二天早上,在青城山一带搜索捕获陈仲文、毕海容、任碗匠,肖莽子,王鹞子等四五十人,解送灌县关押,陈仲文、毕海容、任碗匠等十二名与元通捕获的姚模川均判处死刑。不久,解到肇事地点元通场,枪决于清明河坝,死者共十三人。

肖莽子、王鹞子因未到法定年龄(18岁),均减判有期徒